


外国文学叙述类型研究文库



总主编 王欣 石坚 方小莉

认知陌生化： 赫·乔·威尔斯科幻小说研究

黎 婵 / 著

 科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叙述类型研究文库



总主编 王欣 石坚 方小莉

认知陌生化： 赫·乔·威尔斯科幻小说研究

黎 婵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科幻小说是英语文学世界突出的文化现象，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科幻研究也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议题。在众多研究者看来，现代科幻是赫·乔·威尔斯最为重要的文学创造，本书综合威尔斯研究、文学与科学研究、科幻批评三种资源，从威尔斯的整体创作和思想角度把握他的科幻创作，同时将他的科幻置于文类/类型发展传统之中，聚焦于其中文学与科技的文化生产关系。第一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理论进行了知识谱系考察，提出认知陌生化在威尔斯科幻中体现为科技与科幻的两种叙事关系；后四章从四个方面分析关系的展开：威尔斯科幻中的进化论想象、文本与人类学在想象他者时的历史共生关系、文本对机器的双重表征、威尔斯乌托邦思想与两种文化。

本书可供从事外国文学、科幻文类、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高等学校师生及爱好文学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陌生化：赫·乔·威尔斯科幻小说研究 / 黎婵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0

(外国文学叙述类型研究文库/王欣，石坚，方小莉总主编)

ISBN 978-7-03-062462-8

I. ①认... II. ①黎...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研究—世界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17504号

责任编辑：常春娥 / 责任校对：严娜

责任印制：李彤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年10月第一版 开本：720×1000 B5

201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9 1/4

字数：310 000

定价：9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黎婵，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与文类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社会科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等项目，出版学术著作1部（合著，第一作者），在《外国文学评论》《四川大学学报》《符号与传媒》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2015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认知陌生
化：赫·乔·威尔斯科幻研究”（15YJC752015）成果

丛 书 序

文类/类型 (genre) 是文学类型 (literary genre) 的缩称, 传统上又有体裁、文体等说法。它是文学理论的古老范畴之一, 亦为文学研究基本问题之一。柏拉图在《理想国》《斐德若篇》《斐利布斯篇》《法律篇》中, 对文类划分及其本质特征、审美接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观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 指出诗学研究目的是研究“关于诗的艺术本身、它的种类、各种类的特殊功能, 各种类有多少成分, 这些成分是什么性质”等问题。亚里士多德从模仿媒介、对象和方式出发, 把诗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戏剧三大类, 并就它们之间的区别进行了详细甄别。从文类划分衍生出来文类学 (genology) 研究, 主要关注文类分类标准、分类法和文类演变。本套丛书所使用的“文类”或“类型”, 源自文学类型研究, 作为 20 世纪的文学理论关键词, 文类本身承载了对形式主义的关注。

任何关于文类的理论研究都只是对文学作品本质的假设, 类型并非存在于文本之中, 但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文本来证实某一类型文本的存在。同时, 任何文类的产生和发展都携带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印记。形式主义批评家托多罗夫对文类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指出, 研究任何属于“文学”的文本时, 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这个文本共享所有文学文本的特质, 或者共享文学类型的特质; 其次, 一个文本不仅是一个预先存在的组合系统的产物, 它还是这个系统的变形。因此本套丛书不仅关注文学叙述作品的深层结构、文类共性, 也回归具体文学文本的经典阅读, 探索特定文本对文类/类型规则的继承与演变、形成和变异。正如托多罗夫所说,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文类/类型的存在, 就相当于声称一部文学作品与现存的任何文学作品毫无关联, 文类/类型呈现出了一部文学作品与整个文学领域的关系。“外国文学叙述类型研究文库”这套丛书旨在探索外国文学文类中的形式特征和审美功能, 同时也研究文类所蕴含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探索文类与社会话语之间的互动及相互影响, 文类演变与文学研究的耦合效应。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秉承四川大学“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的大学精

神，搭建学界同仁相互交流的平台，精心打造“外国文学叙述类型研究文库”系列学术专著，以期共同探索和推进外国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本套丛书的出版，得益于学校和学院已有的优势资源，是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推进以科研发展促学科建设的重要事件。同时我们也希望系列科研成果的规模化出版能够促进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与外语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交流。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工程”建设高校，是国家布局在中国西部的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四川大学英语专业源于1896年建立的四川中西学堂，是四川大学最早的学科专业之一。在120周年的发展历史中，许多著名学者和文化名人曾在此任教或就读，如巴金、吴虞、朱光潜、钟作猷、周煦良、卞之琳、钱歌川、饶孟侃、罗念生、顾绶昌、周汝昌、赵澧、谢文炳、石璞、朱文振、王章树、周考成等，他们为四川大学的英语专业树立了良好的学术典范并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1978年，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全国高校首批硕士研究生点，成为西部地区最早的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授予单位；2003年英语语言文学获批成为西南地区首个博士学位授权点；2010年外国语言文学成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目前，英文系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招收英语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研究生，招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西方文化研究、翻译研究、英语语言学等。2010年，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入选国家第四批国家级特色专业；2019年QS（Quacquarelli Symonds）全球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在国内同专业内并列排名第10位。外国语学院一直坚持以国家人才发展战略为指针，以丰富的教学资源 and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为依托，理念先进、引领发展、勇于创新，在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翻译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本套丛书得到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学科群、四川大学社科处及四川大学研究生院的资助和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支持。科学出版社与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精诚合作，力图打造一系列外国文学学术研究精品，探索外国文学的跨学科旅行和文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丛书出版之际，我们对所有支持丛书的机构、前辈和同仁表达衷心的感谢，并希望能够继续得到大家的关心和关注、批评与指正，我们会带着大家的殷切希望，砥砺前行！

王欣石 坚

2019年3月

目 录

丛书序

绪论	1
第一节 威尔斯简介	1
一、威尔斯及其创作	1
二、威尔斯与科幻	4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状况及研究定位	8
一、国内外研究状况	8
二、研究定位	20
第三节 本书篇章结构	23
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	26
第一节 陌生化	27
一、科幻的叙事特征	27
二、陌生化策略	34
第二节 认知性	39
一、认知图绘与经验世界	39
二、科幻与科技	46
第三节 从理论到批评实践	53
小结	58
第二章 进化论想象：无情的宇宙过程	60
第一节 进化论与文学想象	61
一、生物学与社会思想的共生	61
二、进化论的文学想象	67
第二节 摩罗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75
一、纠缠的叙事	75

二、神学的怪异故事.....	79
三、进化论的魔岛.....	86
第三节 时间的裁决与退化的想象.....	91
一、星空下的孤儿.....	91
二、退化的叙事.....	97
三、退化的色彩.....	102
小结.....	105
第三章 进化与进步：与他者相遇.....	108
第一节 社会文化进化论与他者.....	109
一、社会文化进化论.....	109
二、文明的他者.....	113
第二节 种族与帝国神话.....	118
一、野兽的面具：帝国无意识.....	118
二、帝国负罪与主体消解.....	128
第三节 想象男子气概.....	134
一、威尔斯的性问题与性观念.....	134
二、男性气质的他者.....	142
第四节 深渊中的无产者.....	154
一、地下的种族.....	154
二、暴力与灾难.....	164
小结.....	169
第四章 机器的崛起：工业与文化.....	172
第一节 机器的时代.....	174
一、机械主义.....	174
二、机械技术.....	179
第二节 火星：怪物科幻的原型.....	183
一、火星人的流变.....	183
二、机械主义的进化.....	191
第三节 机器与都市景观.....	201
一、未来大都市.....	201
二、旅行时代的技术.....	210

小结	218
第五章 人类进化：威尔斯与乌托邦	220
第一节 变化与动态乌托邦	222
一、永恒的变化	222
二、文明的适应力	226
三、集体性与个人	229
第二节 科学理性与两种文化	237
一、技术决定论与目的理性	237
二、科学、教育与两种文化	242
第三节 文化抉择	254
一、背离文学	254
二、威尔斯与詹姆斯	258
三、惠斯勒与隐身人	261
小结	271
结语	273
参考文献	278

绪 论

第一节 威尔斯简介

一、威尔斯及其创作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①于 1866 年 9 月 21 日出生于英国肯特郡布朗利 (Bromley, Kent) 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约瑟夫·威尔斯 (Joseph Wells, 1827—1910) 性情和善, 曾为园丁, 后经营陶器店勉力谋生, 也是一名职业板球运动员; 母亲萨拉·尼尔 (Sarah Neal, 1822—1905) 一生操劳, 性格拘谨古板, 婚前曾在西萨塞克斯的阿普帕克庄园 (Up Park, West Sussex) 做过侍女, 婚后又去庄园担任管家。威尔斯是家中幼子, 因条件有限仅接受了间断的基础教育, 7 岁时他摔断了腿, 卧床期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1880 年父亲店铺倒闭, 威尔斯开始了学徒生涯, 在母亲的安排下辗转于多家布店和药店。威尔斯断断续续的学徒工作徒劳无功, 他生性叛逆, 书本的启蒙以及阿普帕克庄园中森严的等级体验让他不愿像母亲那样安于本分。1883 年, 17 岁的威尔斯说服了他曾就读的米德赫斯特语法学校 (Midhurst Grammar School) 的校长, 得到一份实习教师的工作, 次年获得助学金前往伦敦, 在南肯辛顿的伦敦大学科学师范学院 (London University's Normal School of Science at South Kensington)^②学习了 3 年, 并于 1889 年年底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在科学师范学院期间, 威尔斯系统学习了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和生物学, 他的生物学老师是声名显赫的托马

^① 20 世纪初期威尔斯成为一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赫·乔” (H. G.) 的缩写被人们广泛熟知, 此后的研究者都用这一简称指代他, 见 David C. Smith. *H. G. Wells: Desperately Morta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96-97.

^② 科学师范学院于 1890 年改名为皇家科学学院 (the Royal College of Science), 并于 1907 年并入新建的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1887—1893年，威尔斯先后在威尔士的霍尔特（Holt, Wales）、伦敦的基尔本（Kilburn, London）和剑桥等地的中学和函授大学担任教职，他的教学生涯两次因严重的肺部出血而中断，休养期间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逐渐变得明朗，那就是写作。1888年再赴伦敦时，他开始向报刊投稿，1893年他决心放弃教学：“命运不管不顾地将我推向了写字台。”^①19世纪末大量涌现的报纸杂志为威尔斯的文学生涯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与长久的支持，在发表了多篇科学论文与文学评论之后，1894—1895年连载的《时间机器：一个创造》（*The Time Machine: An Invention*, 1895）（下文简称《时间机器》）^②让他获得文学评论界的关注，从此威尔斯在文学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威尔斯一生著述百余部，种类繁多，其中小说有52部。他既是一名文学家，又是一名预言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其文学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最后十年，威尔斯以科学传奇（scientific romances）^③创作为主，他的代表性科幻作品大多写于此阶段；20世纪最初十年，威尔斯在继续科幻作品创作的同时，将重心转向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并写出了《托诺—邦盖》（*Tono-Bungay*, 1909）和《波利先生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r. Polly*, 1910）等优秀作品；1910年之后，威尔斯的文学创作从“生活小说”（*Novels of Life*）转向了“思想小说”（*Novels of Ideas*），写作风格倾向于讨论而非再现、阐述而非叙述、声明而非说服。^④

1915年威尔斯在论文集《布恩、种族的思想、魔鬼的野驴及最后一击》（*Boon, The Mind of the Race, The Wild Asses of the Devil, and The Last Trump*, 1915）（下文简称《布恩》）中嘲讽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

① H. G. Wells. *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 Discoveries and Conclusions of a Very Ordinary Brain (Since 1866)*.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the Cresset Press Ltd., 1934, pp.369-370.

② 文中威尔斯科幻作品后所附的英文名称为初版时全名，其再版常常略去副标题或“与”（and）之后的内容，注释与参考书目以使用版本的名称为准。

③ 威尔斯的科幻作品在当时被称为“科学传奇”，有研究者认为这一文类是1890—1950年兴盛于英国的一种类型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融入了更有影响力的美国式科幻潮流，作为一个独立文类已不复存在，本书以“科幻”统称威尔斯的“科学传奇”。见 Veronica Hollinger. “Contemporary Trends in Science Fiction Criticism, 1980-1999.”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6.2 (1999): 235.

④ 这一分期和分类大体来自威尔斯的第一个传记作家杰弗里·威尔斯（Geoffrey Wells）（与威尔斯并无亲戚关系），详见 Patrick Parrinder, ed. *H. G. Wells: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291-294. 另，杰弗里·威尔斯在出版该书时署名 Geoffrey West，该书英国版名为 *H. G. Wells: A Sketch for a Portrait*，同年美国版省去了副标题，仅为 *H. G. Wells*，注释时遵循使用版本信息。

1916) 的小说艺术, 严厉批评其文学的审美诉求, 这不仅结束了两人将近 20 年的友谊, 也使威尔斯成为文学界眼中庸俗市侩的非利士人。^①弗吉利亚·伍尔芙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在评论威尔斯小说《琼与彼得: 一个教育的故事》(*Joan and Peter: The Story of an Education*, 1918) 时指出, 威尔斯仍旧展示了他形象地再现生活细节的能力, 但是他不断以思想表述打断故事, 对虚构的基本原则完全置之不顾。^②之后在《现代小说》(“Modern Fiction”, 1919) 与《班奈特先生与勃朗太太》(“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1924) 中, 伍尔芙将威尔斯与阿诺德·贝内特 (Arnold Bennett, 1867—1931) 和约翰·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 1867—1933) 视为典型的爱德华时代作家, 他们重物质轻精神, 固执于认识的刻板模式, 放跑了内心真实的感受与生活的本来面目; 其中威尔斯因思想的重压而忽视了人物的塑造, 或者说他关心的根本就不是人物, 而是他自己的乌托邦思想。^③

尽管如此, 威尔斯仍旧是当时最多产, 也是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布里特灵先生看穿了》(*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 1916)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销量最大的一部严肃小说,^④但此时威尔斯的社会影响力更多来自于社会、历史、政治和科学方面的论著。其中《历史纲要: 生命与人类的简明历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 Being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 1920) (下文简称《历史纲要》) 创造了现象级的销售奇迹, 在历史教育方面掀起了一场小规模的改革浪潮; 《生命的科学: 生命及其可能性的当代知识概略》(*The Science of Life: A Summary of Contemporary Knowledge about Life and Its Possibilities*, with Julian Huxley and G. P. Wells, 1930) 被美国大学广泛采用为教材, 一直使用到 20 世纪 60 年代。^⑤威尔斯此时全力投入他世界主义的、以科学为主导的、管理周密的“世界国” (the World State) 理想, 他的文学和非文学作品都是为了宣传这一思想, 或是为这一理想社会的到来做出的教育准备。为此, 他参加和组织各种协会, 出席裁军会议, 为促进英苏关系奔

① Anthony West. “H. G. Wells.” *H. G. Well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d. Bernard Bergonzi.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76, p.23.

② Patrick Parrinder, ed. *H. G. Wells: The Critical Heritage*. pp.246-247.

③ 伍蠡甫、胡经之主编,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第 149-158、159-177 页。

④ Patrick Parrinder, ed. *H. G. Wells: The Critical Heritage*. p.24.

⑤ 见 David C. Smith. *H. G. Wells: Desperately Mortal*. pp.258-260, p.263.

走，倡导人权，参加工党选举，促成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1920—1946）的成立。威尔斯对年轻一代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在1941年如此描述：

想一想，生于本世纪之初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威尔斯的造物。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作品仅产生即时效果的“通俗”作家，能够拥有多大的影响是一个可疑的问题。但是我怀疑，在1900—1920年，起码在以英语写作的作家中，谁都没有对年轻人产生像他那样的影响。如果威尔斯不曾存在过，我们所有人的思想，连同我们的现实世界，都将具有显著不同的面貌。^①

到了20世纪30年代，对威尔斯的评论变得极为少见，书籍销量大跌，他的思想也失去了吸引力。^②威尔斯成了一个过时的人物，但他仍然笔耕不辍，以每年2部的效率出版作品。在回忆与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等分道扬镳的经历时，他并无悔意：“……我自称是一名记者，逃出了他们无与伦比的艺术专注。我仍旧坚持这一头衔。詹姆斯·琼斯爵士说，这个世界将会持续亿万万年之久。我已跟奋力争取不朽的人们挥手道别，让到了一边。J. C. 斯夸尔先生怀疑我不能‘存续’，说不出口的是，我毫无保留、诚挚地同意这一说法。”^③但是，晚年的威尔斯陷入了持续的阴郁和绝望，除了生活挫折与健康问题和世界再也不愿聆听他的声音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内心明知但却只能否认：没能忠于自己艺术家的本能和直觉是一种失败。^④

二、威尔斯与科幻

作为在威尔斯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奥威尔认为威尔斯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宗教偏执、封建忠诚这类他否定的传统力量要比他所谓

① George Orwell. "Wells, Hitler and the World State." *Collected Essay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61, p.161.

② Patrick Parrinder, ed. *H. G. Wells: The Critical Heritage*. p.27.

③ H. G. Wells. "Introduction." *H. G. Wells*. Geoffrey Wes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30, p.xviii.

④ Patrick Parrinder, ed. *H. G. Wells: The Critical Heritage*. p.298.

的理智强大得多，正是靠着“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优越感，英国人始终没有屈服；而他所渴望的科学、秩序、计划、水泥、钢铁、飞机及政府支持下的科学发展，都在纳粹德国实现了；并且威尔斯太过理智，无法理解斯大林的成功。^①威尔斯中后期的思想过于理性、失于单一，以为科学和管理能够带来普遍的幸福，他也的确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有着一种人性化的向度，个人与民族存在着某种割舍不去的情感联系。威尔斯于1946年8月13日去世，4天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以头条新闻发布讣告，文中说威尔斯具有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但这不能掩盖他思想中致命的庸俗和更为致命的实证主义，他的许多现实主义小说将会传世，而他最具原创性的作品毫无疑问是他的科学传奇，其中展露的大胆而令人惊异的幻想无人能出其右。^②

在威尔斯身后，人们对他创作的关注发生了颇为讽刺的反转，他在世时曾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逐渐过时，而容易被他的同代人，甚至他本人也忽略的那部分作品——科学传奇，却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③这当然与科幻创作与科幻批评在20世纪的发展和兴盛有关。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 1884—1967）于1926年创办第一本专门的科幻杂志《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这标志着科幻小说（*Scientifiction*）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类。根斯巴克在杂志创刊号上满怀激情地宣布：“科幻小说，我认为是指凡尔纳、威尔斯和艾伦·坡那样的故事——一种掺入了科学事实和预测远景的迷人的传奇……后世将会意识到他们不仅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和小说，还开辟了一条通往进步的新道路。”^④20世纪英美科幻经历了复杂的发展与嬗

① George Orwell. "Wells, Hitler and the World State." pp.158-162.

② Patrick Parrinder, ed. *H. G. Wells: The Critical Heritage*. p.323.

③ 见 John Huntington. *The Logic of Fantasy: H. G. Wells and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

④ Peter Nicholls, John Clute, and Carolyn Eardley, et al., eds. "Definitions of SF" *The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 An Illustrated A to Z*. London, Toronto, Sydney and New York: Granada Publishing Ltd., 1979, p.159.差不多同时出现了 Science Fiction 这一现代称呼，当代通用的缩写名称 SF 来自科幻作家与编辑朱迪斯·梅里尔（Judith Merril, 1923—1997）于1967年提出的界定，见 Gary Westfahl. "The Popular Tradition of Science Fiction Criticism, 1926-1980."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6.2 (1999): 202. 此外，随着后现代文化及科幻小说自身发展的矛盾，如今很多作家更愿意采用意义含混的 SF 这一术语，它指向写作、阅读、市场营销中异质共存的混淆状况，包含推测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科幻小说、科学幻想（*science fantasy*）、推测性未来（*speculative futures*）、推测性寓言（*speculative fabulation*）等，见 Pamela Gossin, ed. "Science Fiction."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Westport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2, p.404.

变，其中时代与文化变迁的脉络清晰可见；伴随着文类的不断“变形”，科幻批评也经历了以报纸杂志评论为主导的通俗传统到学院化系统研究的发展，并呈现出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研究、媒体研究等多种理论话语结合的当代趋向。其中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社会运动发展到 70 年代，一种对立性的公共文化领域逐步成型，此阶段批判性科幻写作兴起，被视为 19 世纪晚期科幻与乌托邦写作盛况的复苏和革新。^①此阶段的科幻写作具有十足的艺术野心和显著的政治诉求，引发了美国左翼学者和大众文化研究者的兴趣，一种激进的科幻理论蓄势待发。以加拿大犹太裔学者达科·苏文（Darko Suvin, 1930—）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入了科幻研究领域，开启了科幻与乌托邦研究的批判性转向，自此最为复杂深刻的科幻研究范式要么是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要么是与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女性主义批评、种族批评、酷儿（Queer）理论和文化研究的结合。^②

1971 年 10 月苏文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组织召开题为“威尔斯与现代科幻”（H. G. Wells and Modern Science Fiction）的世界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学术共识即现代科幻是威尔斯最为重要、最为持久的创造。^③随后苏文出版开创性的学术巨著《科幻的变形：一种文学文类的诗学与历史》（*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1979），将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的《乌托邦》（*Utopia*, 1516）并置为乌托邦的两种范式。在苏文看来，现代科幻肇始于 19 世纪后半期，其性质的复杂化不始于杂志时代，而是始于威尔斯的创作，在威尔斯之前作为一种平民文学的科幻创作与官方主导文学或者彼此对抗，或者保持距离，借助威尔斯科幻部分上升为了官方文化。^④无论好坏，现代科幻的写作范式源于《时间机器》，甚至威尔斯本人的职业重心转换对于科幻社会学研究而言也具有范式性地位。^⑤当代科幻研

① 见 Tom Moylan. *Scraps of the Untainted Sky: Science Fiction, Utopia, Dystopia*. Boulder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2000, pp.29-35.

② Istvan Csicsery-Ronay, Jr. "Marxist Theory and Science Fic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 Ed. Edward James and Farah Mendlesoh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13.

③ 见 Jack Williamson. *H. G. Wells: Critic of Progress*. Baltimore: The Mirage Press, 1973, p.11.

④ 见 Darko Suvin.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20.

⑤ 同上条文献，第 242 页。

究者普遍认为威尔斯是现代科幻发展中的枢纽人物，或者认为其作品是 1926 年之后文类的强健典范，或者认为如果非要列出一名“最伟大”的科幻作家，当是威尔斯无疑。^①

在科幻研究中，苏文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类型或传统，科幻是否具有“一套固定不变”的内在价值？^②笔者认为，正如苏文指出科幻是“一种认知陌生化（estrangement）的文学”，“一种虚构性‘新异’”是其叙事的主导，^③科幻的叙事特征和内在价值，体现于认知、陌生化和乌托邦三个范畴。科幻写作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与文化场域中、在传播中进入不同民族传统时，或者借助不同媒介（如电影、电视、动漫和游戏等）进行书写之时，这些叙事特征和内在价值会产生化学反应式的变化。借助威尔斯这样代表性作家的个案研究，探寻现代科幻发轫之初的历史情状，描述这些内在价值的具体发生过程，是本书研究的思路。换言之，本书对威尔斯科幻的研究，主要的关注点之一是科幻文类的特征和价值。

苏文认为威尔斯的科幻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和类型：1895—1904 年的创作最为重要，以可怕的新异视野从整体上刻画了人类的社会生物学远景；1904—1914 年为社会政治近景，结合了一些技术新异元素，主旨为他的乌托邦将是混乱而挥霍的维多利亚资产阶级社会的唯一历史替代，但就文学价值而言不如第一阶段；1914 年之后的科幻创作支离破碎，仅为他一时政治焦躁或热忱的产物。^④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 1895—1914 年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包括《时间机器》、《摩罗博士的岛屿》（*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 1896）、《隐身人：怪异的传奇》（*The Invisible Man: A Grotesque Romance*, 1897）（下文简称《隐身人》）、《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 1898）、《当沉睡者醒来》（*When the Sleeper Wakes*,

① Istvan Csicsery-Ronay, Jr. “Marxist Theory and Science Fiction.” p.115; 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54 页。

② Veronica Hollinger. “Contemporary Trends in Science Fiction Criticism, 1980—1999.”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6.2 (1999): 233.

③ Darko Suvin.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p.4, p.63.

④ Darko Suvin. “Introduction.” *H. G. Wells and Modern Science Fiction*. Ed. Darko Suvin with Robert M. Philmus.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77, pp.16-17.